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蒙文集

目錄

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藍嘉瑠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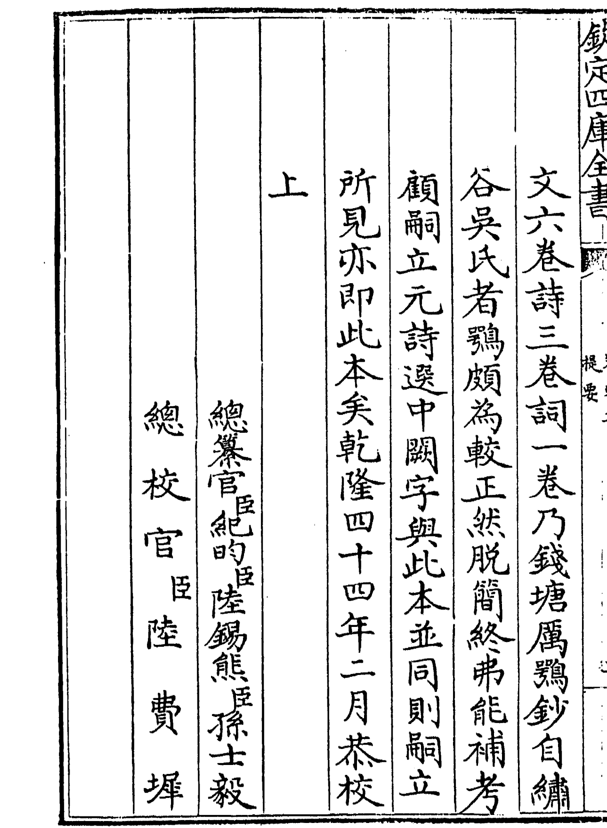
養蒙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臣等謹案養蒙集十卷元張伯淳撰伯淳字師道嘉興崇德人宋末舉童子科至元二十三年以薦除杭州路教授大德中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序其集述其生平甚悉以漢賈誼比之鄧文原序亦擬以陸贄然所稱論

事數十條者今皆不載於集中蓋名對面陳
未具疏也文原又稱其為文恥尚鉤棘而春
容紆徐鏗乎如金石之交奏然不喜以藻翰
自名歿後無成稿其子河東宣慰副使釆長
孫武康縣尹炯訪求遺逸釐為十卷今觀其
文源出韓愈多謹嚴峭健得立言之體文原
以舂容紆徐稱之不甚相似其詩則鄙拙殊
甚古體尤劣王士禎居易録深詆其膚淺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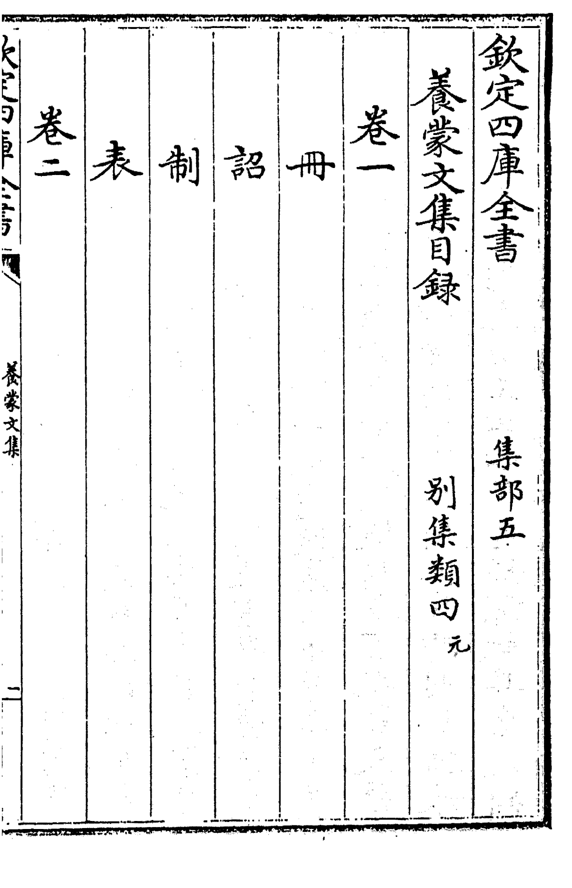
嗣立元詩選亦稱其古詩少合作集中有題鮮于伯機所藏黄庭經一首語較古健乃趙孟頫作誤入又稱其近體率皆應酬之作其言皆允惟嗣立所摘佳句九聯則多所未安如出郊詩云瘦筇支彳亍狭路寫之元此何等語而顧以為佳乎皇甫湜李翱諸集皆不載詩不害其為湜與翶正不必曲為回護也其集刋板久佚輾轉傳抄殘缺頗甚此本凡



文六卷詩三卷詞一卷乃錢塘厲鶚鈔自繡谷吴氏者鶚頗為較正然脱簡終弗能補考顧嗣立元詩選中闕字與此本並同則嗣立所見亦即此本矣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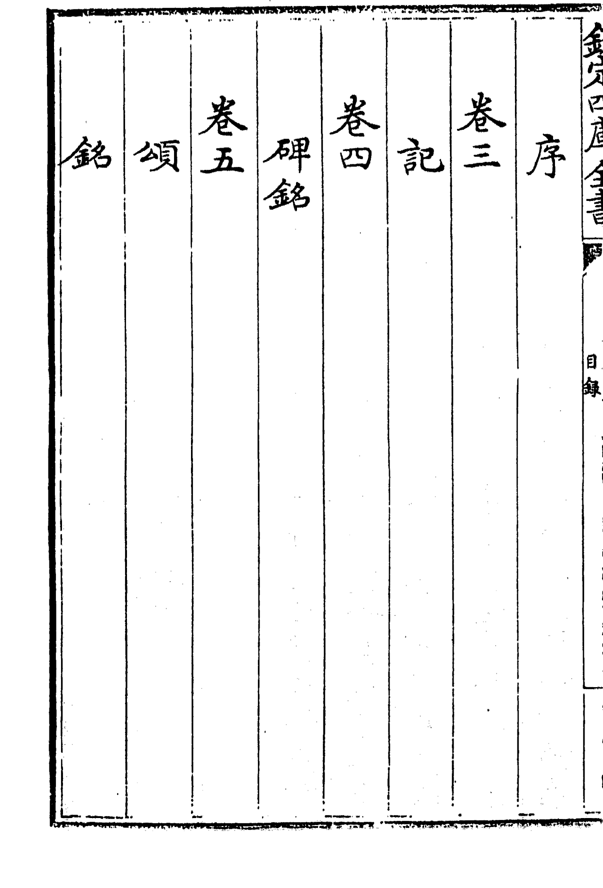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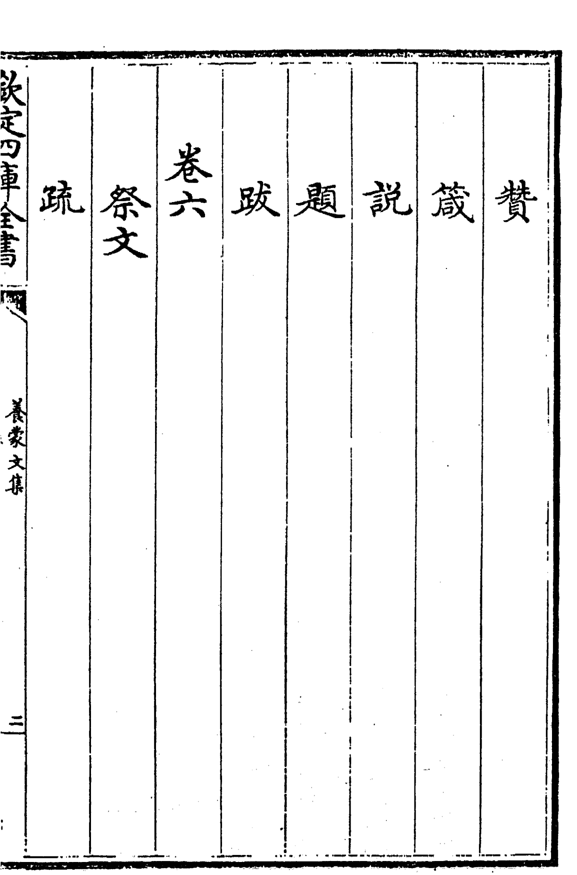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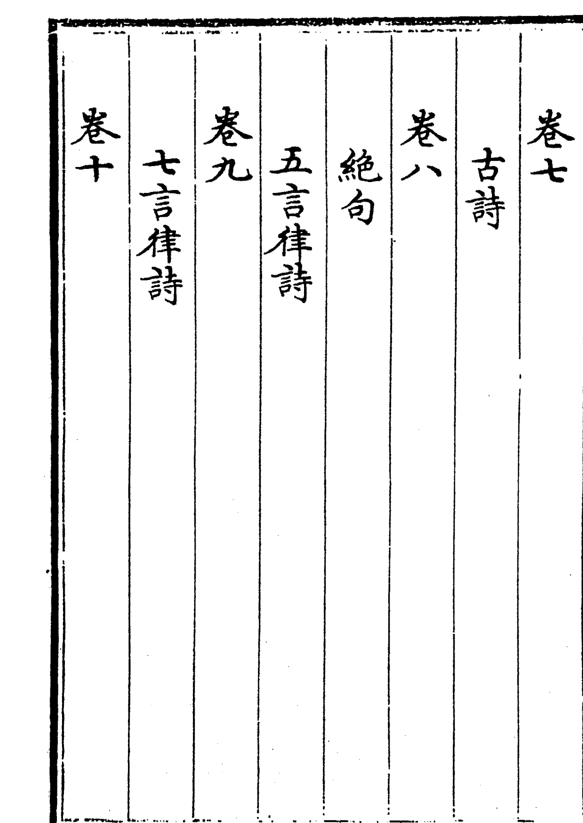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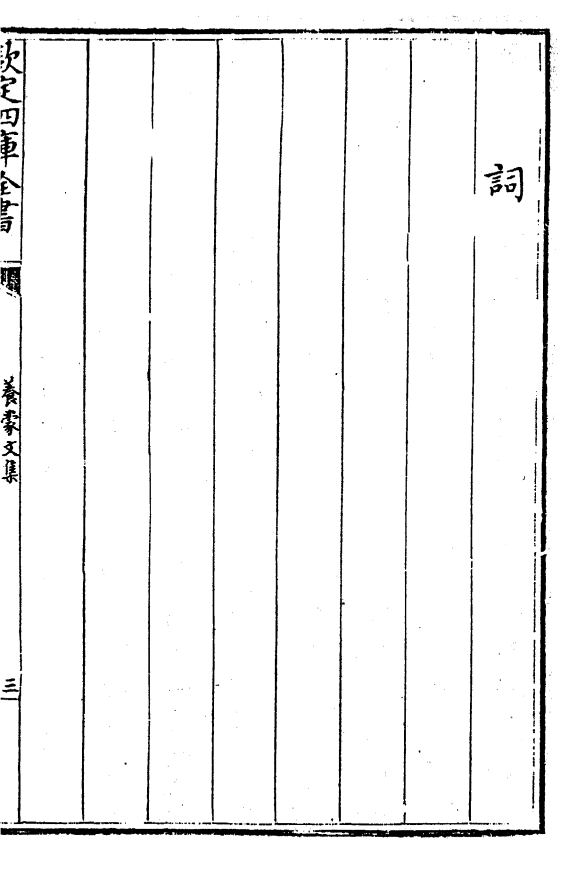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養蒙文集目録　　別集類四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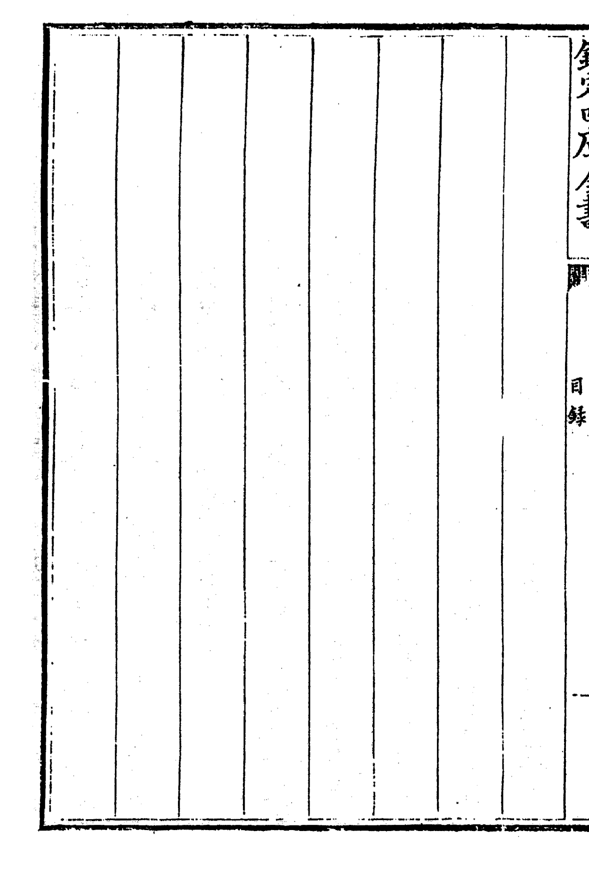








詞



養蒙文集原序

養蒙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侍講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至元中用薦者言除閩憲幕又有為天子言此人非直憲幕才也即日遣馹騎五自海隅召至闕待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為動容聽之命就中書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定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倸諸途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亦

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愼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昔賈生為漢文帝陳治安之策太息不足以起之繼以痛哭可謂切至其言雖不盡行於當時而其說如衆建諸侯子弟之類皆稍稍采而舉行之而公之亡至于今三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為世祖言者恩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没未嘗不為之慨嘆今其子采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可見者

猶在于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也故為序其端云至順三年四月望日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蜀郡虞集序

至元庚辰間文原侍先人側獲識樵李張公師道時江南達官者多中州文獻故老而南士褋將之餘屏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遊中雅器重公薦牘交馳為杭郡文學掾遇事不然不可撼以私與上官不合去薦者益知公可援以政居浙東閫海憲幕徵入遂直詞林陪講席

而文原以供奉忝司譔著情義益款洽不以僚屬遇我也自公至京師友道日廣酬接無少懈暇則伸紙濡毫作為詞章以應四方之求時時為文原誦之蓋恥尚鉤棘而舂容紆餘鏗乎金石之交奏也士論咸以斯文屬公而公病矣構李故多文士昔唐陸宣公為學士居中多所參決時號內相有論諫數十百篇至今讀者尚挹其高風而興起公受知聖主蒙被顧問敷對剴直皆經國之要務惜不果大用而世以文字知公者特緒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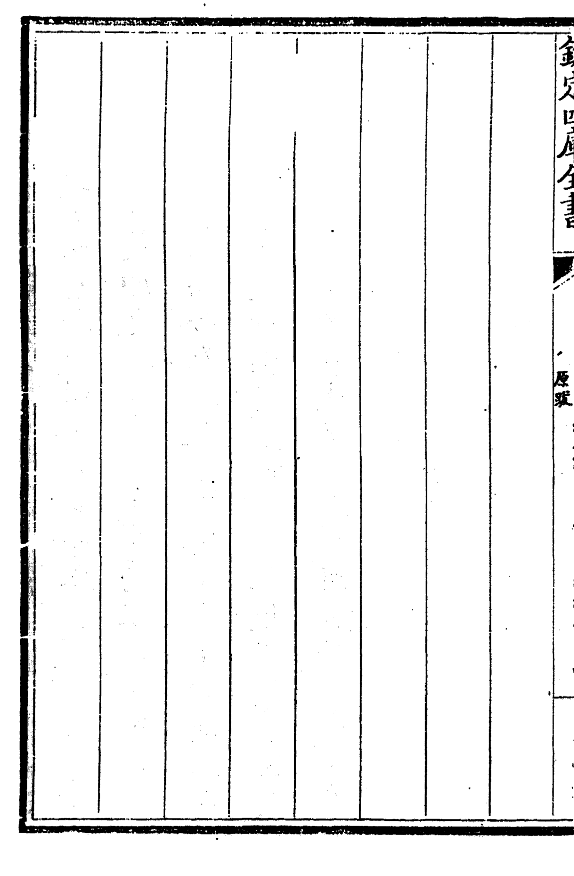
自古瓌傑之士勲業不得表見而僅以文字傳者皆可惜也而况不盡傳也公之子采輯公遺藳若干篇期以昭白于世可謂賢也已遺藳不特詞林時所作而文原云爾者欲使後之人知公之大節如此夫泰定三年八月哉生明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鄧文原序

謚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張伯淳行踐篤誠學通今古早擢晏

揚之科第已膺班馬之才名養以謙撝恬於仕進賛宮
教育蒙薰芹藻之香憲幕澄清夙厲氷霜之操被明時
之顧問造宣室以陳謨嘗紬金匱之成書編摩青史久
宜玉堂之揮翰黼黻皇猷展也真儒允為耆德謹按謚
法德美才秀曰文布德執義曰穆請謚曰文穆

先公文穆在宋世由童子科及第逮事聖朝復以詞臣錫封受爵然不喜以藻翰自能既没無成藳命男烱訪求遺逸僅得若干篇釐為十卷刋之右塾使無忘前人之徽烈其藏諸人散於四方者未能兼收並録則中心之深歉也至正六年正月望日中議大夫河東宣慰副使致仕男采拜手謹識



原跋

欽定四庫全書

養蒙文集卷一

元　張伯淳　撰

冊

裕宗冊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月日孝子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

曰臣聞周武膺符首建文王之號晉武踐阼遂正文考

之稱比擬未必盡同追崇蓋有彝典而況有其德而無

其位豐於功而嗇於年粤若我皇考其敢後尊親之義乎顧惟寡昧嗣纘基圖天付有家動欲繩其祖武考若作室今曷致其孝思欽惟皇考皇帝玄德温恭聖功果育顯諸神而藏用膏其施而未光明堂前一星位將有屬洪範九五福壽則難全其于預國政親軍旅之時無非審治體得民情之事弭兵日本廣先皇柔遠之仁立教天庠示聖代崇儒之意身衛斯文于不朽人被其惠而莫知真以鋤奸去惡而為明非徒視膳問安之為孝

此特舉其大者固將無能名焉感千年霜露之懷永言維則紹一統乾坤之業有開必先思貽令名允為首議重以造庭之請用荅在天之靈謹遣崇官奉寶册上尊謚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伏惟尊祖嚴父積慶有源雖丈命之未集凜英光之如存誕膺典禮永祚皇元謹言

詔

成宗即位詔

朕惟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聖聖相承光熙前緒迨我先皇帝體元居正以來然後典章文物大備臨御三十五年溥海内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畧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昭考早正儲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觖望顧惟眇質仰荷先皇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今春宫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賢戚畹官僚之舊謂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曠體承先皇帝夙昔付托

之意合辭推戴誠切意堅朕勉徇所請于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云云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宗親勲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遠邇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差稅詔

朕嗣大歷服祇奉宗廟念寧神所以為孝歛福所以錫民迺者恭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請謚于南郊奉冊于太室有嚴吉

享咸薦徽稱惟播告之修溥德施于天下代有故常其可弗率朕初政所欲行之事姑以數條申畫于後於戲繼志述事答祖宗在天之靈發政施仁示民物皆春之意

太皇太后詔

朕荷天殊休承祖洪業惟立治莫先于禮而奉親必有所尊我祖母皇后徽柔懿恭聖善明哲助先皇帝成周南召南之基俾予沖人紹大元至元之治既嗣登于寶

位宜欽上於徽稱謹依故事尊曰太皇太后其合行典禮令有司討論以聞

皇后詔

天下之本在家王化之基正始朕誕膺明命祇紹丕基惟伉儷有繫于綱常而位號宜崇于典禮妃鴻吉哩氏俔天之妹作配于京執婦道于兩宮主陰教于九御爰頒異數用正中闈可立為皇后其合行典禮令有司討論以聞

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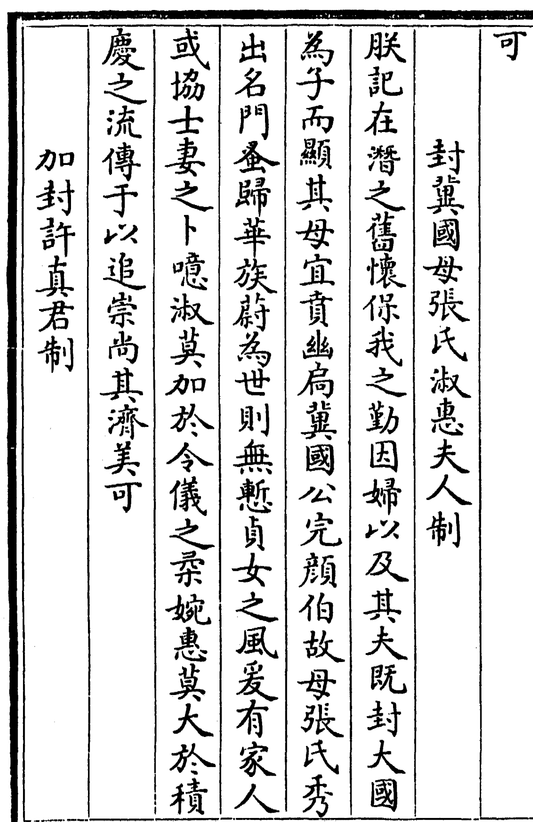
封降高麗國王公主制

朕嗣有令緒時庸展親睠先朝帝女之賢視今日宗藩之貴肆揚渙號用率彝章釐降高麗國王公主和塔拉奇爾默色毓秀天潢承徽宸極孝恭有則壼範之慈戒敬無違特借公宮之重正嬪儀於貳館敦王化於三韓車服不繫其夫義方以教其子既優既渥實惟茅土之分來歸來寧與睹邦家之慶因廷臣之建議即邑

國以疏封于以錫丹闈紫詔之恩于以彰赤罽軿車之寵於戲周王姬為婦道之準以成其肅雝唐漢陽以皇姑之尊深戒乎驕侈罔俾前代得專令名可

封冀國公制 完顏伯

朕丕承大統嘉念潛藩其于乳哺之情宜頒異數爰有褒崇之典以及良人其官生長京華出入禁近素得齊家之道備殫奉上之勞若稽彝章聿有封號噫周爵五等而公為大禹貢九州而冀居先事有相因恩宜過厚



可

封冀國母張氏淑惠夫人制

朕記在潛之舊懷保我之勤因婦以及其夫既封大國為子而顯其母宜賁幽扃冀國公完顏伯故母張氏秀出名門蚤歸華族蔚為世則無慙貞女之風爰有家人或協士妻之卜噫淑莫加於令儀之柔婉惠莫大於積慶之流傳于以追崇尚其濟美可

加封許真君制

拔宅淩空亘古今之奇事濟世利物參造化之玄功爰有追崇用彰靈應神功妙濟真君江西真逸太上都仙超然九清蓋無幽而不燭去之千載尚有感以必通疾癘消於煙瘴之鄉雨暘若於肸蠁之際允謂南州之顯迹具形外省之奏陳至人固難於強名嘉號實稽于彜典世所丕賴邦之榮懷嗚呼茅盈白日升太清特以歌謠而著老君紫氣度函關吉哉道德之言

加封漢天師制

我國家於至人上德崇奬不忘祖天師之遺烈靈風紀録具在若稽故典特畀嘉名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静應顯佑真君煉氣成真除邪輔正羽儀凡世歴年百二十餘劒印單傳距今三十七代嗣孫與棣克承正法宗師留孫增潤先猷道雖本於無為德莫厚于追遠因時而顯記昔所聞夫授經于漢永壽之初當乙未之正月加謚于今貞元之歳又甲子之同符似有數存尚其世濟可加封沖古弘化正一静應顯佑真君餘如故

贈張宗師師祖制

朕登進仙宗總持玄教一乃心奉乃職逮事先朝因其人信其師爰須卿典玄教宗師張留孫祖故信州路龍虎山都管轄諸宮觀住持上清正一宮事張聞詩用志于學律已以誠誦道德五千餘言居龍虎之勝處歷春秋八十四載鞭鸞鳳而上升昔雖晦迹于山中今乃遺榮于身後噫安期授弟子以丹棗遂膺漢帝之知長房役天下之鬼神蓋得壺公之法遐踪云邁寵命其承可

贈通真觀妙玄應真人

贈祁真人制

有道之朝以清靜寧一而爲治全真之教非聲音笑貌之可名粤若異人宜加美謚故玄門掌教大宗師洞明真人祁某生呈瑞彩長慕玄風詞翰出于性真頓悟之餘力量見于事會方殷之頃每有感而必應顧何施而不宜功行越二十年極雲中之叅訪生死皆十一月與天運以始終囿定數而莫逃凛高風之如在噫自東華

紫府而下爾克茂於前修從西崑赤子而升朕永懷于
遺蹟尚其英輿歆此寵光可

思州田惟賢贈義敏侯制

朕混一諸夏獎厲羣臣有能明向背之幾曾不靳褒䘏
之典其官家傳將畧職在藩方政於王師壓境之時獨
審泰山累卵之勢全一郡生靈之命為四川降附之先
謂宜盡瘁于邦家胡乃齎志于泉壤夫義莫重于效順
敏莫著于有功活千人者封既追崇於侯服如九原可

作尚圖報于寵光可

表

成宗即位翰林院賀表

乾會體元夙仰孫謀之定離明繼照於貽祖武之繩十行之温詔初頒四海之歡聲允洽中賀欽惟皇帝陛下仁孝本於聖性英明見於事機授印撫軍啟神器有歸之兆展親敦族壯宗磐不抜之基而況天開授命之寶章地拱傳家之幄殿茂對正陽之月聿新當宁之儀歷數

在躬雨暘協序臣某等叨居詞掖宻邇禁庭小大謀猷罔不從幸親逢於慶會齋莊中正足有敬顧勿替於初心

太皇太后賀表

龍飛寶運丕昭擁佑之勤鳳檢瑶編誕輯推崇之典兩宫慶事萬國歡心中賀欽惟皇太后陛下功高補天德厚配地睿謀宻運挈神器而置諸安泰象重新奉慈元乃養之至肆彌文之具舉拱隆福以端居蓂莢開祥韡圖

衍慶臣等叨司禁近欣際亨嘉為天下母育天下君共
瞻于長樂願聖人富祝聖人壽敢效于華封

大德改元賀表

大德曰生載紀初元之號同仁一視誕頒寛詔之恩驛
使飛馳寰區鼓舞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嚴恭寅畏濬哲
文明懷保小民尚恐一夫之不獲敷宥下土益昭庶政
之惟和洗甲兵于九族既睦之餘垂衣裳于萬國咸寧
之日嘉與羣情而遷善允為成憲之重光天地立心雷

雨作解臣某等濫分省寄欽奉綸言薰協氣為太平欣

逢盛事轉洪鈞開壽域丕衍皇圖

又

皇天眷命隆寶歷之丕基大德得名舉瑶編之鉅典宫

庭闓澤海宇驩康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廣運聖神勵精

政事登三王咸五帝逺邁暢天威統百官諧萬民聿新治

象因羣情之歸美著今日之徽稱臣等職在贊襄躬逢

慶會巍巍蕩蕩莫增泰嶽之髙蟄蟄繩繩有永皇圖之

固

大德四年賀正表

龍光麗日肅天仗以視朝鳳歷頒春授人時而獻歲彰國家之孝理布宇宙之陽和欽惟皇帝陛下持盈守成厲精為治敷言是彝是訓與民物以維新大德得位得名紀仁義之既效皇威遠暢景運式符子者萬物之元申以百禄之受臣等濫分省寄遥仰彤廷薰協氣為太平欣逢正旦轉洪鈞開壽域欽奉教條

啟

高麗國王啟

伏以仰分茅列土之門莫趨賔席奉聯璧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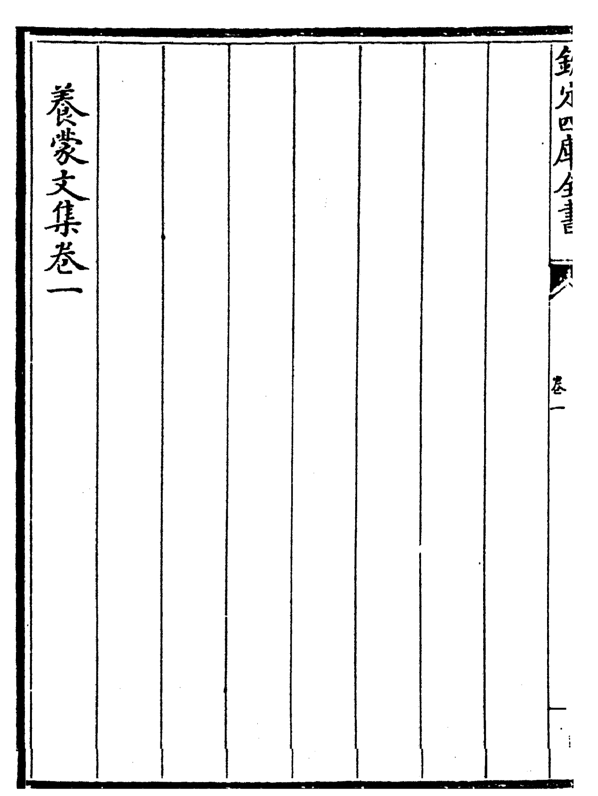
賁閒曹盛德不居謙光下濟仰惟公宫拜衮

詞掖代言乃其職分何能為力過荷留情舉

行益昭皇度肅使人而亟拜遠佩殊知楮深

辭淺謹奉啟遥望鈞墀祇候稟謝伏惟鈞察

不宣



養蒙文集卷一

養蒙文集卷二

元　張伯淳　撰

序

送張丞北歸序

士自一命以上苟能于方册寓目者孰不曰廉為本也公生明也然而五尺童子所與知有皓首不能行之者豈無其故哉曩余隨牒推移持此訓嚴甚輒嘗合二說

而一之以為明固自公而生未有不廉而能公者也往往一命之士不以金玉視其躬者則以温飽視其官矣愚者不足責也智者或暗于分義而逐逐無遺筭焉貧者不必深責也富者或猶以為未足而求多焉于是一私纏擾百事晦昧幾其能為萬物吐氣難矣哉識者所以重有憾于昔之仕者也保州張君以刀筆發身來貳崇德令寛民之事力所到未嘗少靳非但吟哦松間而已涉筆占位署名而已三年間有足稱者固多余獨于

其美解後一節知君尤審初邑之鄰壤曰臨平有獄事持久不能決連逮數百人不啻也當時繡衣使者檄君訊其事至則不留而獄不鞫而成而是非以白君則裹糧其閒不以毫髮勤里社是亦有所為而為善歟夫人固有矜持于始至者不能不呈露于垂去今君去如始至其為當路所罷人士所稱愈不誣已充是心以往有以知君誠超軼士也尚公廉者也金玉厥躬者也能為萬物吐氣者也余與君同姓臨岐黯然酒壺既傾序心

識別

送濟南王君赴台州治中序

至元二十四年前杭州路治中濟南王君被命易地台州先是江淮省檄君覈民田於宜興及竟事還行裝所載惟昔來杭時所得復齋徐公翰墨與臺省諸公近作與宜興士人送行詩卷將之台告行常所來往而徵贈言于嘉興張伯淳謂杭于東南最為煩劇郡君涉筆其間以治辦稱甚難也覈田惟實之歸急之則怨緩之則

不稱職君今無擾之名有辦之實見于邦人賦詠如出一口又難也復齋寓軒繡江諸公皆言語妙天下許可至不輕而獨于君不靳得此不既難乎今其去矣台素號仙佛國當有半刺史之榮而無其難非無難君處之直易耳史傳謂麗士元使處治中別駕始當展其驥足居是官而得行吾志蓋足以展布有餘歛惠一州未可必也夫政教人所難孚君但見其易進取人所甚易君獨見其難在我者所以為不失也君勉乎哉遂即詩卷

為之序是年六月望也

送劉東崖赴建昌總管序

至元甲子上龍飛詔首及郡國儒生貢舉法越四月令中外加崇孔子廟又越月以翰林學士南康劉公為建昌路總管進正三品秩凡所以彰文治也南康本江左奥郡入皇元職方氏改隷江右與建昌實接壤謂公便家遂有是命人皆為公榮自公視之知有刺史之勞耳公年未三十仕宋以右武大夫總管步騎當時職視監

司嚮用駸駸巳力歲丁亥世祖皇帝召至闕廷知為磊落傑特之士顧遇至渥扈從累年辛卯屬意柄用公拜手固辭良苦然不敢以退為高廌取詞垣史局以苟光寵然則初意豈汲汲榮進者哉文武涉二道自光岳氣分全才不可得然後岐而二之此科目之說也公于尚文之世則親武事逮事國朝則為文字官一時代言多出其筆詞源浩蕩橫逸人多稱之世俗所謂毛錐子與長槍大劍皆局于一䏍者也如公者可不謂之全才乎

傳云二千石之惟良十萬户之蒙福彼林林蠢蠢皆吾赤子皆有生之樂其不能遂者旦暮吏來南鄉強以地產所無責以力所不給甚者肆行胥臆於常經之外而嚚嚚者並緣而擾之其所由起豈皆民之罪哉又豈歲之罪哉是邦素號比屋弦誦以公治之就其於民便者去其於民戾者將有刺史之榮而無其由豈例曰民庸之瑣瑣乎暇日登鳳山臨虎泉問訊平遠風月尚如昨否固當盍昌吾文而無假乎其武其不負岳牧詞臣之選

蓋未占而已乎僕忝過從之舊知公為詳附縣周行于公為隣晝窓夜燈共話無虛時今行矣僕將出門無所請上言加餐下言相憶固在乎筆舌之表也行之日中都士大夫咸為歌詩以送于是嘉興張伯淳摭實而為之序若夫濃墨大書贅名東崖先生文藁之末則伺他日云時九月十三日也

送周方山序

自田不井舉選不鄉里而士之有志斯世者始不得不

托于游去古日遠何士之重不幸也其幸而有遇焉而有
環轍之勤勤曳裾之于于與夫傳食之瑱瑱聖若賢且
不免嗚呼亦勞且苦矣居今之世有若海陵周君以詩
文游諸公間識不識聞周方山至倒屣惟恐後而日汲
汲道途豈得已而不已者哉其客秀凡數年來為錢塘
客復許久今又將去而游吳門不知方山此去轍迹所
過可幾所歡然傾蓋者幾人其可以長裾見而不貽俗
子嗤者又幾王門青芻白飯能所至如歸否川浮陸走

東西惟吾所欲不至濡滯否無落莫否于其行也合錢塘交游之能詩者各賦以贈于是嘉興張伯淳壯方山之游興不衰又喜吳門之有郡博士馮君抱甕前提學胡君滄溪皆東道主也方山見必有遇當不至如區區所從者作送周方山暕序

送范葯莊序

長興為湖大邑素號難治然令丞得人治固不難也錢塘范君提鄉郡學事且三年行臺遵近制上其姓名于

朝將拔擢焉君㢘于取姑丞是邑告行于常所往來伯淳與祖餞北闗外酒壺既傾贈一言曰士有一命以上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今得百里地貳政其間百姓于我乎仰樂乎心則一邑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邑之人懼闗係不輕也一命之士可以行志况再轉為丞乎况是邑環其封不翅數百里責任尤不輕而有志濟人愛物者蓋足以行之而有為也且自唐來言丞者必曰藍田豈舍崔立之皆不足為丞舍藍田皆無可為

之邑哉官以人而重固也立之積學績文吟哦松槐間其意趣為何如范君詩人也視此當無愧將見後之稱長興者亦猶今之藍田焉斯可矣雖然丞賢而令亦賢當無往有所不可施用者范君勉乎哉夫責任之不輕則所以自得者宜重當朝要人所以相位置者頗高則其養望于是官也宜毋以卑自諉范君勉乎哉君然其言于是乎書葯莊君自號不以稱古也年月日張某

序

送胡石塘北上序

天地山川之氣鍾而為人而得其秀者為士士非徒深衣大帶之謂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灑掃應對以至禮樂射御書數以至窮理正心修身治人之道一不知不足謂士由今視之亦難矣後之士之於學雖未必皆古亦必日積月累而得士之名其或未嘗有積累之功猝然號于人曰吾士也己固不敢自信人亦將羣聚而非之嗚呼邇來則不然已余友金華胡君前

進士也力學工古文蓋將駸駸乎古之所謂士者然而貧無以為家飢驅出山不得不仰升斗祿而挾其耿耿者于是衆方以掀髯抵掌為狂誰為階尺寸之進世俗所以重可嘆也君今去矣燕雲紫翠閒足昌其文吾知此行定不虛臨别酌而諗之曰君家安定縣進士發身踐歷中外多政譽其守湖槩石塘百里興建學宫足為後來法經義治事取次講明深衣大帶云乎哉君以石塘自號豈亦有慕於宗家者耶君仕矣以其所長用之

學校用之民事将施無不宜君曰非所知也一笑出門序以識别不以石塘謂君古也至元二十五年仲春十八日嘉興張某書于越之寓舍

湖廣行省平章安南國王陳公詩序

士君子負邁往英特之氣往往于詩文發之然其體或寒或瘦或富贍典麗或吐不烟火食語其所發見者盖不一唐韓子直以為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又謂文章之作每發于羇

旅若將以所遇為工拙者以余觀之體之不同由所禀與見聞之異豈皆緣所遇哉杜子美稱特進汝陽王為詞華哲匠退之之于馬兆平稱其變化魁傑至于裴司空之佳句馬僕射之天平篇什所以贊美之者甚至遐想當時讙愉和平之意多未必愁思而決非窮苦者也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安南國王陳公來歸京闕有年露昕月夕雪橋霜路景詩詠語居多裒成一編曰拱北藁夫以身被光寵服食器用一出天家不可謂羇旅愁

苦而其工好要妙乃若是詎非得于天者然歟抑亦容宦中華風清月明故國萬里之懷富貴無常之感樂極而悲所以致其吟咏發其湮鬱而工好要妙隱然出于先寵服用之表者耶余友編修張君宗魯出公吟藁及手鈔近作見示凡寓目者嘆賞同辭能言之士將效韓杜所以贈數公者作詩以美之而俾江南張伯淳為之序

送李仲賓蕭則平使安南序

安南古越地雖在九州之外或以為禹舊服也自昔置刺史若太守若牧有原缺

今天子六龍正御大沛解澤不以安南遠服而外之謀所以布宣德音者于是以禮部侍郎李君仲賔使而以兵部郎中蕭君則平為輔行於乎才選也人謂此行為易余獨以為難奚其難者諭旨于是邦孰不曉以君臣大義與夫福禍利害之機彼挾其懼心以聽則言易入不然歸而報聞吾盡吾職國家固自有以處此今二君跋涉數千里播告尺一書開其自新而已倘于于而去于于而來是夫人而能為又安事吾輩况人情積懼之

餘一旦自拔于無過則不勝喜然喜者玩之萌也吾就其所喜而能使之舍其遲回不決之舊而新是圖斯不負皇華禮樂之遣仲賓嘗班尚書郎則平嘗貳刑獄使者生平所學所行何事令行矣有匪躬蹇蹇之操無入直刺刺之態其能辨人之所難決然無疑矣余客中不堪聽陽關又不能效兒曹作加餐相憶語姑叙以識别至元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書于玉堂之署

送趙月卿赴江州教授序

官之所以廉非必饋魚縣庭見金揮鋤之為也凡無所為而為善不為分外之求皆廉也至元丁亥余侍席餘杭郡之人趙君月卿曩以前六館士為衆所推重正學事時固已知君無他腸是歲冬君分教越學會余從事東浙憲府次于越公退過從絶口無俗事今之為郡文學者每患于道德仁義之味無所售必汲汲于伺候奔走而後足以自立其弊遂至于墮其所守君悉不暇顧惟吾職之為盡世俗愛惡皆度外置之而亦未嘗有缺

事壬辰之秋余由福建赴闕君以秩滿叩銓曹又有容
中談笑之適屬議者欲清各道儒學提舉之選秩滿拔
官不循資格君一切無希進意仍就本來面目以歸且
不暇擇地視昨加遠不計也嗚呼亦廉已翕而張噏而
豐造物者固有所處于此然潯陽為江右名郡東西二
林清泉飛瀑勝槩正不少白傅自謂苟有志吏隱舍此
何求君挾此廉于進取之心姑尋吏隱盡吾職之所當
為而不事世俗之所不必為將見肅肅衿佩有熏陶變

化之蓋頽不偉歟若夫定力習俗之瀾倬頭利欲之𤰞則有素志在癸巳五月十日嘉興張伯淳書于大都寓舍

送陳笠峯赴安慶教授序

郡有學教之所由闡所以培養人才為異日用非直教之也而又有以養國家待士之意不輕也自教法不明徒以課試為教意已非古甚者并課試復不省惟知過用其精神心術于養士之具而忿爭所至不免學校于

是乎曰輕嗚呼皆不公不廉者之為也余每謂公廉雖二而實一惟廉故公未有不廉而能公者苟廉矣而或昧于事雖潔一巳何益又必通儒而後可以語此然而衆口難調士為尤甚文學掾得人與否所係則甚重也若四明陳君之於教蓋有其已試之效而畧無可指之疵余嘗從事東浙憲府越學舊遊余與君雖相後先而章甫縫掖者無識不識誦陳笠峰如出一口不特章甫縫掖也凡仕于是邦之賢者莫不皆然至此而後知公

論元不洑又考陳君所以得此于人者果何在學廪自粒粟以上悉付出内之公于司存已若無所與于其間者故能興廢補弊易敗垣頽屋而翼然奐然秩滿累載郡吏者乃上其姓名于省臺明刑莅政將無施不可顧方遲回而後謁選部復注安慶教授以歸皖溪翠氣高齊碧雲聞風已有德色將多士幸甚君文獻故家蚤歲馳聲場屋仕而不苟貧而能廉如此余因是知君通儒者也廉而公者也教養盡職者也施于有政而咸宜者

也至元三十年五月十一日嘉興張伯淳書於大都驛舍

送張子敬湖南宣慰使都事序

至元庚辰歲太原劉公伯宣同知浙西宣慰司事于人物少所許可而東平張君子敬獨以公事見知由松江提控案牘擢本司掾時余已知子敬為篤實通敏之彦歲在辛卯權奸伏誅江浙行省窮治奸黨置勘如法奉行文書者必遴其選僉省事郭公伯川辟子敬為屬尋

掾行省秩滿授湖南宣慰司都事才選也人生穹壤間患無才耳不患人之不已知也知之而舉而獲用于時又顧所知者何如人嗚呼所托有正邪終身賢佞通塞之所由繫自立之難甚矣子敬遇知劉郭二公故得以職業進昌黎所謂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子敬蓋不必湖南而已可信若余者又豈得因其主而信之耶抑湖南去天萬里世世之論者往往謂天遠則民情無從上達而皇澤或壅有是哉今子敬往佐而長必能就其

于民便者去其于民戾者東南一分之寛其庶乎外此皆餘事耳行有日余因所知輙為叙其出處錢塘多名大夫士知子敬者不少尚相率賦之元貞二年九月日詞臣張伯淳書于錢塘寓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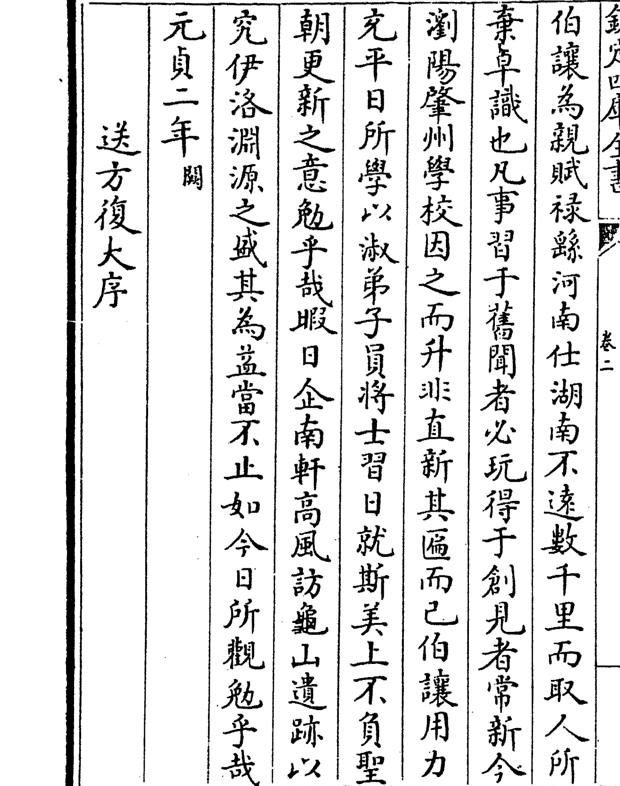
玉芝吟藁序

三山鄭君貢父自號玉芝蚤有場屋聲邁往英特之氣無所于寓而于詩發之元貞丙申夏與余邂逅錢塘出一卷相示長篇如題故相第五言如贈老僧云心已先

身死肩幾與項齊七言如動物自爭浮世界游塵不染舊江山如一榻好風延夢蝶半林殘日款鳴蟬絶句如錯嗅侍兒供曉鏡鐘聲不向景陽來往往意生語應理與境融蓋是用其學力于詩非直從詩上用力者也晉宋以前不可尚已近體自唐來多工思致然所到皆是凌厲光景繁花野草快覩美瑞為之洞心駭目他日奏天台之賦賡齊房之歌雖不求昌其詩亦足以鳴國家之盛秋八月既望書于錢塘寓舍

送雲伯讓赴瀏陽教授詩序

洛陽雲君伯讓赴瀏陽州教授能言之士咸為詩以送屬余序之余謂荆潭唱和詩序在前雖其事異而措辭倍難然不可以已夫時有今昨地有朔南吾道一而已矣嘗疑伊洛前修前後相望以道德文章淑其身淑其徒而轍迹不及江以南間一至焉則民事也豈因鄙夷其士哉皇元混一以來仕者參錯南北往往而是獨不聞兆方學者為南州文學掾未必憚遠亦直畀冷官耳



伯讓為親賦禄縣河南仕湖南不遠數千里而取人所棄卓識也凡事習于舊聞者必玩得于創見者常新今瀏陽肇州學校因之而升非直新其區而已伯讓用力充平日所學以淑弟子員將士習日就斯美上不負聖朝更新之意勉乎哉暇日企南軒高風訪龜山遺跡以究伊洛淵源之盛其為益當不止如今日所覩勉乎哉

元貞二年闕

送方復大序

余友方君復大糾正宣城郡學將之官告行常所來往余謂宣城經諸謝題品而太白牧之賦詠相續山川明秀無所韜韞矣宦遊所到想見心目暢達足昌其文可為復大賀始余識復大于江浙叅知政事龍川李公館中知其主固已信其客既而過從稔益信其純雅可敬昔滕公達道客叅政范文正公門以文學致身通要復大出處畧同並仕而得地又若此吾知此去必能充然于山川明秀之間而卓然于升斗計會之外正無用作

加餐相憶語江東有僉廉訪司事李君余友也見間試為舉似以代問訊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吾友白君廷玉為常州路教授才選也年來儒官赴選部如水赴壑員無窮而闕有限于是樞機日趨于嗇始仕須府與州再調乃得路學君由學正入仕用薦者即得教授一路豈易然哉初至元壬辰歲余赴闕廷時近侍之臣亦嘗以君姓名進不果行以今所得較昔所遇

果何如也君仕矣將使郡人皆有所矜式當思所以增吾道之重夫自子産以不毀鄉校而得頌世之所謂公論往往歸之學校其弊遂至于是已而非人指無而為有學校不能不因之而取輕余每謂執政者不厭鄉校之議已鄉校不必求議乎執政則為兩得之君平昔不好以臧否出口然聞人之善未嘗不心服聞人之惡惟恐掩耳或後有以知君静者也可以仕者也足為吾道增重者也因其行序以識别

閒閒紀夢詩序

自六夢有占而夢之説尚矣或生于想或生于因或以為無因無想而後吉凶可兆然吾夫子志于行道雖不必想像周公而神交意接自不容已若乃志清虚而化蝶志富貴而旋蟻復有芻狗三占本無是事而所言悉驗是又出于因與想之外凡此遽數之不能終也吾方外友閒閒吳師廼良月七夜夢與江東三名儒談且賦聯句覺而可記者惟三句遂作為七言律詩以紀其事

有因與想無因與想吾不得而知之獨以其夢中屬句能引物連類而無小差非胷中素有機軸不待紬繹者能爾耶步霞五雲閣吏之書坡翁氷玉肌骨之調亦有夢中累數百言覺猶歷歷者皆胷中之機軸也次韻凡若干人律呂相宣珠璣交映不知退之當時紀夢之作所得視此為何如師示此卷若有所徵于余余謂鄭人得鹿覆蕉其藏之者聞而求之者所謂室人者士師者皆夢也若又説夢中之夢不幾架屋上之屋乎抑聞之

真人寢不夢覺無憂師已是八九分地位人他日尚相與言非夢之夢姑直叙所聞而書之卷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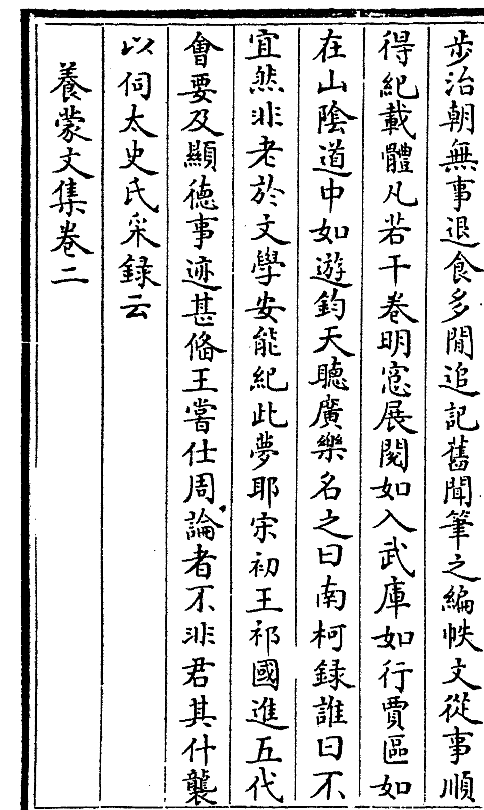
秋山詩卷序

秋光渾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此詩蓋為我輩發興或宦情本無歸意已息而獨于此有得焉是未可以俗意窺也宣城稽法師自號曰秋山承平公子此圖殆是先數百年為師而兆今取以自况吾黨之士相率為之吟賦夫出塵絶俗者至乎静至静者莫山若彼其落

花亦定鳥鳴更幽固其體然復有木秀而繁陰水落而石出四時之景皆佳而未若楓丹露白萬籟收聲之際有超然物外意度師豈是之取耶顧方依光日月以壯玄門之觀正恐山靈摇手止之雖然吾居無山吾心未嘗無山吾目未嘗無山

劉提點南柯録序

晉以來記人主動言皆近侍之臣後雖有夾香案立螭坳者其進有時終不若近侍之旦夕左右也御前提點



錢塘劉君曩仕宋居禁近力學好修逮事皇元不失故步治朝無事退食多閒追記舊聞筆之編帙文從事順得紀載體凡若干卷明窻展閱如入武庫如行賈區如在山陰道中如遊鈞天聽廣樂名之曰南柯錄誰曰不宜然非老於文學安能紀此夢耶宋初王祁國進五代會要及顯德事迹甚備王嘗仕周論者不非君其什襲以伺太史氏采錄云

養蒙文集卷二

養蒙文集卷三

元　張伯淳　撰

記

拙齋記

青社馮君司東浙憲事政成還里道杭以余嘗從事幙府過從甚欵命余曰吾以拙名齋子試發明其意余按拙之名何所始三代以前無聞也自老氏大巧若拙之

言立巧與拙遂相對峙時猶未置優劣其間也厥後以
乞巧去拙寓言以巧勞拙逸自况於是章甫逢掖之彦
始貴拙而賤巧雖然是特論其迹也君以儒發身公餘
手不釋卷上下數千年事涉獵融貫其於理亂興衰成
敗利鈍正邪取舍若燭照龜卜餘力見於文墨組織雲
錦有足傳者可謂拙乎半生隨牒四方而計所就如螘
旋磨可謂不拙乎先疇畎畝人或言其日削養廉所仰
往往不足以支吾行不可謂不拙也然而東浙四年舉

偏決滯所至可紀四明郡胥姦滋甚積蠹公帑為緡累數萬異時以公事至明者或知之而莫能端倪或得之而漫無定力至是一大治之使直指使者皆若人安用屑屑為錙銖之較他善狀遽數之不能終而謂拙者能之乎仕每得於不求禄雖薄而常續造物所以為君謀者又未嘗拙也天地間一自然之理爾何營何為何巧何拙猶之水焉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石激則湍風動則丈一出於自然而殊狀異態有不

勝其巧妙水何心哉君所謂拙亦直見於謀身而已等而上之輔相國家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士下至庶人微至於萬物使履屐莫不各當其為審治體周民急燭事情當不止如小道可觀者拙云乎哉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賴之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信之是拙也而非所以為拙也然則君所以名齋之義庶其在此乃若圖書左右風月往來此其中所固有而他日角巾里第事也未可為君

道君名溼字寬夫以朝列大夫副浙東道按察使云

元故平章政事李武愍公墓田記

李氏系出西夏至武愍公益大其門迨今名在宇宙功在國家威德在江南之士若民葬京師之西三十里曰永安山之陽䘏典視諸勳閥獨優時論榮之較德焯勤有碑有記有幽堂之銘其於傳無巳公之子世安今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慨先猷之未竟罔極之莫酬即塋域左右買田以共蒸嘗五頃而羸且將續繼

焉前翰林院學士張伯淳與叅政公有都門過從之雅錢塘解后一再為伯淳言世安幸甚一門被遇聖朝何修克稱實維前人功德所及今娱奉重闈祖母太夫人年過八袠康強如壯年每家慶檀欒歷歷道往事必以世濟先美為諸孫勉尤切切然以房杜子孫為深鑑凡為蒸甞不朽計亦太夫人意也其為我紀其事伯淳按禮經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重事也今田租之入與歲事為無窮子孫世守而勿墜足以致其無窮之

思可謂孝矣於乎一人之身至於子若孫如雲而來其初則一也人而不忘其初則孝友睦婣之風不能不油然於雨濡霜降之際歲時一至或再至焉摩挲松楸祀事既灑父勵其子兄勉其弟亦惟上而報國次而致身而無忝廼祖凡可以增光潤色為有衍勿替之圖者不止祀事已謹再拜書以遺公歸而刻之墓門尚相為不朽云

桐廬縣重建學記

道與天地並學校者吾道所寄也自郡縣以傳舍視其官日汲汲焉求以苟逭吏議其視學校為已分事者幾何人東牟王君士文繇翰林出宰桐廬至則知所先務戾止芹藻徘徊顧瞻慨然以興學自任越二年政成民和審其時之可也乃捐己俸為倡同寅允協儒家鬨勸而傘輸材薦力者爭先以至里之大姓長者獻助無靳色既度木近郊不給則市之旁郡於是匠事悉備恢規拓址增崇三尺許將使潦至無虞廣袤較昔加焉若礎

若閾咸易以石又所以圖不朽營鑿塗墍如法過者嘆
羡以為數百年未有儒學副提舉天台柯君謙頃以公
事蹈其地亦為余言是學堅萃而宏麗真足冠江南諸
邑會余戊辰同年進士孫君潼與其鄉之同志叙興成
始末以記屬余因誦尹政蹟可紀為多且謂尹於是舉
心勞形役不揺羣議不間朝夕不辟風雨故學成而民
若無所與其間者始大德已亥歲秋明年冬落成嗚呼偉
哉曩余直翰林知尹實素聞此言益信竊謂桐江以子

陵而重然士之於學出處行藏固自有義一絲清風高矣環轍歷聘果屈乎夫知吾道之必可濟世而懷寶自迷不可知斯世有足與共理者而我得以全其天顧逐逐利禄奚益哉然則子陵得孔孟時止之義士君子之學孔孟蓋不止是也按圖志學自宋嘉祐間徙置縣之東山嵎新於紹興重修於嘉泰其後雖不時補葺完葺而規模之隘陋如昨也今輪奐翼然濟濟多士藏脩游息於斯毋自晝其所已學而勉其所未學不求於用不

必於舍惟義之為適庶足以希聖賢之事廼若給復以優之儲材較藝以升之欽惟詔旨炳炳也有民社者其曷敢不承是役也達嚕噶齊某主簿某克相其成匠以工計凡四千夫以庸計二千糜粟百二十石費楮券七千緡各有奇云

處州路重修儒學教授廳記

魯泮宫既脩繼以復周公之宇頌之作所以著其能也顧何人哉余友天台童君教處學三年廢必興弊必革

凡皆職分之所當為於是廟學嚴整養士田久不得有其有者悉歸疆理廳事故有地侵為戍壘亦二十載而羸能無敝乎巋然屋立無壁僅見楹楹相對廼收拾官物所餘棟梁榱桷靡或遺又市材於所虛以足其用經營塗塈治之如家廳若堂咸有序外作門五間中庭開軒延賓燕好更衣膳饔各得其所不陋不盈工與夫之直論定而責成焉非以日會他人處此鮮不乘之為米廩盡其能儲廩以供膳脩職教者已足為賢是役也蓋

摶冗費以給一不以病學計括人士為邇來所未有且翕然一辭不逺貽書屬余為記烏乎士之於學孰不歸而求之有餘彼放心不求則將失其在我宇宙間事已分内事能盡乎已分所當為在我者固自有餘用無待乎其外也不爾之思何往而非牽補罅漏其仕也亦直計日需進而已傳舍有無何與我事然則君之能復舊宇亦求其所固有者為學之道非與以立善榜其廳事於齋曰朋來聖人觀為善之君子既審其所以所由而

又加詳於其所安先儒有言以善及人則信從者衆夫以校官品秩雖卑位貌較餘官則清而高則繫乎人焉君能使郡府知所敬廉訪使者致其扶持推輓之力非有善足以信從能爾耶自昔公論自學校出待久乃定是視垂去如始至者為何如君去矣此意續續是在來者君名應椿

處州演政堂記

處州路總管李侯多爾濟以元貞元年秋八月到郡知

以民所疾苦為已任既而百廢具舉初郡治在九盤嶺顛至元十五年燬焉爾後官無定居非所以示民瞻二十七年總管幹勤詢謀寅協捐俸資若干買故宋丞相湯公私第開總管府廳事有所釐畫有蔡鞫獄有地逮吏舍庫厩庖厨靡不具然庀材于風雨飄搖之餘補罅苴漏茍美且完嗣而葺之者未遑也至是廳若堂繪素如法軒窻戸牖涼燠咸宜中有所扁曰中正後有樓樓之下對闢齋室榜以存心養性使傳時至者如歸規模

莫不宏敞旁隙地築亭二面塘背岡四時名花相續周以竹松栝栢遠峯送青勝賞自足公餘與同僚時一登覽有燕寢凝香風致凡其鳩工度材胥俸焉出役以農隙分毫不為民蠹堂序既秩秩而廳事之所名扁未揭侯再拜請於江浙行中書省右丞性齋馬公公曰疇昔之歲吾被命旬宣東浙括固所部也民貧俗儉吾有取焉至今山川尚歷歷心目間遂欣然援筆扁之曰演政堂取唐人詩中語因扁其樓曰明遠亭最後曰退思侯

拜賜已退而諗嘉興張伯淳曰千里宅生所寄瘠土曷
使沃窮簷曷使富每懼勿克稱職其即官署成規而藩
飾顯設之若無難然自入皇朝職方圖籍以來二十載
而廨有地治者始獲完所舍而況名相不鄙舊所經行
特書其顏翰墨餘光觀者增壯意自有括山無此盛事
云胡不紀抑堂於室為尊政於事為大敢為演政請記
是亦右丞公意也余不得辭竊謂總管祿秩視二千石
已所喜怒所勤怠千里休戚繫焉世之以溫飽視其官

者鮮不以傳舍視其居昔人記褒城驛有云舉今州縣皆驛也州縣之政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者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審如斯言求民無困得乎侯顧能視傳舍如家完葺所有增拓所未及想蒞政堂皇之上私謁無罅而售公道有闕而存豈不明白正大哉夫政者正也莫先於持身侯在郡且二載得廩能譽由身而推之同列與士與民罔不盡乃心力如贓舉鄉飲使郡人知有禮讓初請圭田使郡官得以養其廉凡皆不特為一

時計奉檄周行列城切切然求所以薄賦之道上體天地生物之心是又不特為一郡計也引而伸之固當流聲實於四外報政宜不虛乃若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郡人所望於侯者蓋不止官署而已

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

縣有學學有大成殿凡皆然不特蕭山也蕭山為邑西瞰錢塘東接千巖萬壑之秀宋紹興間建學文筆峯前拓址恢規自昔為諸邑最弦誦聲日相聞名公鉅卿彬

彬輩出皇元混一以來士由學者咸給復部使者往往能以宣明勉勵為已任以故飭弊植僵視前弗替當至元壬辰歲廉訪副使東平王公侯既宏闢郡學行有餘力重建斯學時教諭山陰王酉焱亦能營治如家不日而成當有紀其事者惟殿之成欲速不遑擇木曾未十稔腐弗克支大德戊戌縣尉大名王振麟伯教諭天台陳處久德可四明陳適丈卿首議撤而新之既而尹燕山王琛國寶來止慨然謂宜主簿太原王泰亨仲通與

達嚕噶齊瑪勒丹咸是其議顧力有不逮會是秋副使拜降公僉司事王公渙循行至邑奠謁如禮邑大夫率教諭陳處久陳適闔辭進曰殿不稱學不亟圖之將壓焉戾止藻芹顧瞻若是為士者無内媿乎二使者作而曰是余心也若所言犂然有當既得請於是邑令佐提其綱尉相其役教諭傾廩以經其始諸生莫不薦力輸材起己亥歲夏四月以是秋八月告成易腐木而堅改舊觀而新民不知役士無異論奐然翼然過者駭目洞

心於乎盛哉竊謂君子之於學患不固耳思必精辨必明行必力然後見諸日用而不悖猶之農鹵莽滅裂而種其報亦將鹵莽滅裂向使當時工善度材官不計速效殿雖歴千載猶一日也欽惟制詔屢頒崇尚孔子之道有地治者罔敢行其胷臆以孤皇澤士何幸然士所學何事如徒切切然求以復其身而其所以自立則惟苟且是務殆與前所謂腐木者奚以異可不懼哉徳可與伯淳為中表道其修建顛末為詳且為伯淳言尉儒

而通公餘過從無虛日宣力居多同僚名家子文而才事焉而弗怠今佐又皆知所本實綱維是故能底於成然則豈偶然哉衿佩來游知其成之不易而責效之不可以速則在我者必將求為可久之道雖然豈直繕脩一事而已邑之官若士謂伯淳嘗職太史氏言或可信後求文以垂不朽因述所見聞云然尚相與勉之

處州松陽縣重脩儒學記

郡縣有學所以化民成俗處州自昌黎韓公作廟碑而

益見孔子之道尊抑亦文物之盛而振厲之有其人也
松陽處支邑學在縣治東南殿與堂建於宋紹興淳熙
間歲久且圮皇元一統屢頒詔旨嘉惠學校猗歟盛哉
罔敢不欽然為邑長於斯往往簿書期會之是務其於
完葺若不暇焉者元貞丙申歲冬縣尹赤盞君顯忠始
至祗謁廟下徘徊顧視藩拔級夷其僅存者且庳陋於
是慨然為已任歲丁酉為大德初元撤崇化講堂而新
之更題其額曰進德大成殿經始於十二月視舊規崇

五尺從廣一丈有竒改作東西序繪從祀像門廡齋廬
庫廩庖湢位置各得其所二年冬落成三年春三月工
告備是役也木石輸送雖出儒家工若夫悉仰於縣而
民不知意氣所感鄉之大姓莫不喜聞而樂助開拓宏
敞輪奐美哉奠饗秩秩觀瞻為改是學遂甲處之諸邑
尹功實多余惟孔門論政學道為先弦歌風聲越千載
猶一日蓋自井田廢學制多不古惟蜀被文翁遺化所
至建學眉之邑四學凡十有三嘉之邑五學凡十有八

率鄉士闔力所𥘉不勤學官二丁釋奠如禮名曰鄉校亦有所謂山學者庶幾黨庠術序之義焉江左儒風猶盛聖代崇尚之典視昔有加謂宜廟學森嚴在在新美而有民社者漫不加意官於學者復以傳舍視之怠不能修為之弟子負則聠聠然惟弛征給復是覬廢而不治不計也仰高瞻前恬然若無所與毋乃昧其本與令松陽以斗辟縣廼能增壯學宮使宗廟之美巍煌焜燿濟濟衿佩游其門升其堂入其室皆將戴仁抱義耕道

獵德履忠信而躬孝友以無負國家樂育初意余與尹昔嘗從事福建憲府知其廉且能聞宰是邑剔蠹疏棼舉無廢事而能以學校為先既而新公署修囷倉固狴犴以至隄梁營戍繕築靡不周尹誠賢乎哉不特尹為賢而同寅亦克協心達嚕噶齊噶勒默色主簿秦濟亨代者李居忠交相程督遂迄於成皆可書也邑之士不遠千里移書云然顧紀其事顧韓碑在前何敢僭雖然尹能以教為政是謂知本遂為之記

餘干陞州記

皇帝踐阼之明年詔江南諸縣户口及若干者陞為州中若下凡四十有四餘干其一也一時司牧之寄往往選而後使於是以托音為達嚕噶齊餘皆才彥既而東西行者誦餘干之政視昔加美然肇州以來二載而羸未有紀其事者會達嚕噶齊以公事至浙行中書省分杭州路總管府判官韓君屬余為記按圖經餘干故越之西境所謂干越屬豫章郡六朝相仍為鄱陽至唐以

饒名州縣亦隷焉郡有沿革縣到今始改先儒楊文公
登驛而望千峯競秀目為天下絶境州治左右二石如
踞俯臨溪流干越白雲二亭峙其上唐宋時韻人勝士
吟賦相望士生其地代不乏偉人故丞相忠定趙公雙
峯先生饒公以新安朱氏學倡於鄉流風陶染百年未
歇以故州人知循理好學力穡務本其東近接彭蠡雖
廣袤沃衍水潦時至則為壑民不勤且匱南廣信西豫
章境内穀粟絲枲仰焉然介乎兩郡姦慝易於出没御

苟失道莽伏林嘯者或不免自昔號難治今為政如前所聞豈易然哉易曰改邑不改井井於養物取之不竭邑可改而井不可遷有恒德也達嚕噶齊君篤厚明恕始至垂去如一日州當巨浸之餘切切然乞發廪以賑民飢蠲徵以紓民力至馳驛詣行省為民請命若不能以朝夕居視古者思溺由巳之心不過是非其德之有恒乎同知州事孟慶詳牛恭判官阿爾斯蘭伊努高潛諸君又能虛心而佐理余想協和堂皇之上舉偏決滯利

興害除所以來輿人之誦千里之外亦喜聞而樂道之
與烏乎龔黄卓魯史稱良吏地之小大無庸論夫以城
郭人民之舊欽承休顯命而新之甚盛事也書曰作新
民大學援其辭而申之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然則為
國家司牧者苟一念或怠一事或差民將奚賴抑所謂
作新非好奇立異之謂也有藹藹之政不求赫赫之名
足以振起而有餘迺若古之不舊今之不新士君子之
於政蓋自有經久無弊之道後之來者尚於斯有考云

王眉叟分春堂記

御前法師錢塘王君眉叟清修雅尚久而可親與余同客京師居且近過從視鄉居時為稔元貞初元以靈妙真常崇教法師被旨提點佑聖觀將行諗余曰吾寓跡開元占一榻地於宮廡之西榜曰分春故友溫州安撫使徐公似孫所書不忍易其為我記之今開元楊氏故第也當中齋左丞亡恙時余嘗與談燕所謂分春蓋屢涉其地已刻自浮湛班行越四載具松楸之夢鈞游之

思宜何如也幸因涉筆凝思遊神於分春樹石間尚何辭或有難之者曰師命名之義何居將無取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之詩乎是於師之名之字有合矣然壽可分也春於何而分余曰惡是何淺之為章句儒也夫大道本不可名強名曰大強字曰道皆寓焉耳古者至分方士衣槲葉緉蓬茨以自蔽固也後來易槲葉而星冠鶴氅易蓬茨而高軒曲檻冠氅軒檻寓也槲葉蓬茨非寓乎形寓也宇宙非寓乎由是念之春也壽也皆可以

分可以無分如徒以其迹而觀則蓮池俯瞰一時也桂叢小倚又一時也雪後園林與夫月溪亭户皆不過擅一時納一景而已豈皆繁桃穠李之觀乎然而古今一理天地一氣無在無不在四端為仁四德為元四時為春蓋有流動充周而不窮者師寓迹開元又將典碩佑聖道價增重矣能即其所謂強名者寓形者而致思焉則吾室無物不春吾道無時不春吾身世又無往而不春又奚分之為哉乃若面勢之塏爽位置之麗密丹雘

之涧心駭目本戚里第此固餘事也不書師名壽衍是歲正月十一日嘉興張伯淳記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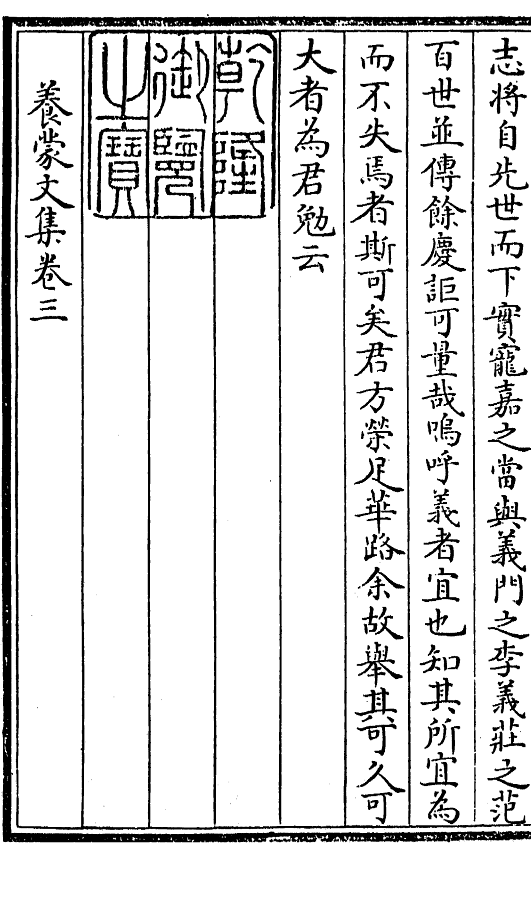
上官氏義居記

番昜上官君藻與余邂逅京師修整之士也踵門來告曰上官氏出於閩派於番之興安到今十世若同居不異爨則自先大父以來如一日中罹家難二凡相繼殁世藻領諸凡子奉母氏益虔母且死力疾誡子及孫必守前人之規毋析毋異言不及他後十年僉江東廉訪

司事姚公得其實於攬轡之餘以為郡内美談率是邑之官之吏之耆舊即所居以義居榜之而紀以詩敢求文於執事者余復之曰美哉君之志有以知君之母亦賢矣哉人之性本善一有知識莫不知有孝弟要亦人之所宜為而非難行之事其不然者物欲間之也自借耰之俗陋而後見承顔養志之為孝自閲墻之事非而後見徐行後長者之為弟世皆循吏則循吏無傳傳之作世不古也然至其仁之可書是以足為世道喜余於

君之事竊有感焉或謂義不易為而守尤難固也君試
清夜以思今所與居者兄之子視吾之子若異也自吾
父母視之有以異乎就興安譜系而論繇從而再從而
三從而至無服不能無親踈之間也自十世祖視之者
有以異乎以樵溪較興安愈踈矣踈而至於喜不慶憂
不吊雖謂塗人可也然自閩之臭祖視之本一人之身
又何有閩與番之異乎以是著而心語而家詔而子孫
則和樂翕湛之風可推而化其鄉豈惟弗墜聖賢毋之遺

志將自先世而下實寵嘉之當與義門之李義莊之范百世並傳餘慶詎可量哉嗚呼義者宜也知其所宜為而不失焉者斯可矣君方榮足華路余故舉其可久可大者為君勉云



養蒙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蒙文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養蒙文集卷四

元　張伯淳　撰

碑銘

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劉君先塋碑

濟南劉君鐸以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吉塋乃祖乃父于郡東門之外既事徘徊丘隴如有望而弗至者退爲宗親族屬言曰維世積功植德式克施我後人迺今溥以

儒術飾吏事而自勵於民庸顧何修得之礱樂石以著先美俾子子孫孫有考於斯將於義為可而未知攸屬也後十年當大德戊戌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會伯淳以公事至其境内與君有聯知君沈毅明審非屑屑目前得喪利害者固已覘善慶之有自既而馳書以碑請若稽前代先廟有碑近世揭石先塋亦其遺意辭不獲謹條世系里居與君自序所歴按劉氏之先占籍大同之懷仁縣為素宦家先是甲午歳徙居歴城諱某於君

為祖以好善稱於鄉諱某於君為伯父諱義是為考不
慕榮進惟知義方教子期以亢宗得年八十一而終君
不負所期卓然有立至元壬午授承事郎吉州路宣課
提舉明年提舉廣東鹽使司事廣寇黎德弄兵聚至千
艘所過州縣傾動君躬率鹺丁與之犄角官場賴以安
所儲㕑鹽得存以斤計者八萬招徠叛民顧總統鄧監
軍凡二十有六人鬻鹽户周從龍等逋去來歸者四十
家擒許寬三十七人倚衆抵禁者當從事祖瑩之年授

沅州路黔陽縣尹燕勸農事至則能以修孔子廟為先兩序翼如七十二賢像繪事粲如捐俸資以給不為靳縣治若堂若寢若岸造舟以利涉勸民植桑種果以滋生理舉無廢事彊盜龍興等掠殺茶局官至是逮捕獲洞冦楊勝都楊祖從與邕械俱焚擣巢穴得所掠婦女三十八人縱還合聚脅從閻閭戶口增至一萬四百二十五時二十七年也歲甲午再調永平縣尹廟堂以材選遂掾中書省嘗扈從至上都劬躬盡職垂去若始至

其在嘉興以平恕稱覲君所歷非久官常修官業者能爾乎自昔里稱善人身備潛德是為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子若孫知世德之不泯不敢越乎分義所安則啇於前者又必豐於後嗚呼劉氏之慶未艾也銘曰維劉著姓系出陶唐歷周迨漢遙冑莫詳派于大同組綬相望維曾維祖世有令德維考之傳是效是則于彼歷城附庸版籍不贏其躬施及後人一命江右再命海濵賦平用裕爰集叛民黠陽百里績用攸著既修泮宫既新

公宇有姦必鋤靡廢弗舉外庸未竟夙夜省署出佐藩
條自開高華胡然而臻先猷孔嘉發潛闡幽匪辭之夸
厥初建塋相方視宜俞山之東盤水之西以報以祇祀
饗式時積隆報豈祖考是思

故同知懷州事郭公墓誌銘

元故同知懷州事太原郭公既葬後六十年為元貞丙
申仲子鎬以嘉議大夫僉江浙行省中書事祈閒得請
寓錢塘私第懼先德既歿遂泯將無以貽後宜植銘先

是至元丁亥歲伯淳從事東浙憲府幕時僉省公為使
公餘獲稔先大夫出處兹以銘見屬伯淳謝非其人不
獲命則謹條生平梗概公諱義字信之高曽而下世為
力田積善家其先官下邳遂居焉祖諱譙妣陳氏父諱
佑妣夏氏有丈夫子六人公居四生而静深自髫齔知
好學不妄笑言孝於父母色養無違疾則衣不解帶藥
餌必躬追終喪不忘終身慕其於兄弟無私殖無間言
處親友一以誠人或我欺不校也繇是疎戚畀尊各得

驩心鄉人鬬訟每於公折衷聞一言即自釋早有陽城王彦方之風迺若為津梁以利涉為粥以食餓因或貧不自給喪不克舉者周之不靳尤慕老氏法即東郊營道觀曰清夷延致方術之士闢土田為畝者千以贍家饒於資而薄於自奉至施予則寧厚尋用部使者薦名聞于朝擢左曹掾秩滿同知懷州至則均常賦息横歛決滯舉偏以惠愛稱屬金季傾洞民賴以寧州人到今德之歲丙申六月三日以疾終于海岱寓地甓城南之

原得年五十三夫人劉繼靳皆先卒子男二長蚤世次僉省公也孫男一友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承發司管勾孫女二長適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李浩次未行公昆弟中其最季曰儀嘗佩金符任山東都招撫使娶秦生二子籍淮東屯田總管府知事簡瀕鹽司管勾孫男友諒友賢嗚呼積善之慶如是夫朞惟仁於天地間為用最溥而本於孝弟以公所賦所立由家而鄉而官皆無媿於心而有德於人仁者與聞之在昔位不稱德者有

後僉省公自中統初元與省部掾史妙選歷四十載内而樞密院判官兵部侍郎外而彰德判官同知泰州路再轉嘉興浙西按察副使浙東按察使前後有賢譽識不識咸稱長者餘慶所覃尚有衍未艾銘曰郭著姓始號叔封于周家本并容下邳老青州居家理處鄉恵玄學修豊于德嗇於年位不醻世美濟子若孫復公侯迹浸遠論益定闡潛幽

益都淄萊等路管軍萬户李公墓誌銘

平章武愍李公生二子君其季也諱世雄字彦豪余與長公湖廣行中書省右丞龍川公締交久稔君性行所謂稱其家者大德辛丑歲余再入翰林始識君溫其如玉人也經年間時一晤語使人意消頃聞君扈從上都道病猶强起前進少愈力疾以歸京師至則不可支五月十七日終于私第得年卅一悲夫嘗拜宣武將軍益都淄萊等路管軍萬户居亡何舉以讓兄之子某娶崔氏故平章政事御史中丞彧之女子男一某女一某俱

幼以壬申十一月三日生歿後十日葬永安山之原祔先塋也猶子翰林待制岊實經紀其喪叙疇昔雅故請銘余惟有功德及物者後必昌棣華偏其仁而不壽行道之人亦為嗟惜可知其賢已是宜銘廼若里居代序則刻碑墓門不復書銘曰考作室人如玉生而閲世去何速少婦弱息禍彌酷公侯之始後必復

故紫溪隱君鄔公墓誌銘

余兒時聞台之寧海有鄔氏紫溪義學乃隱君子曰紫

溪老人伯仲所刱屋凡數百楹延致名儒私淑其子弟及四方來學之士大要以切劘義理變化氣質為先其以舉子與計偕第進士者前後相望幾二百人嗚呼盛哉地當通衢二十堠一無驛傳游官行客病之復築館為樓榜以山海竒觀使過者於我乎舍居有餐行有贐芻飯靡不克當時大夫士稱為詩禮家宋咸淳癸酉紫溪公之子濟民從子恠竝列鄉舉明年濟民登進士第歷官至掌故既歸皇元職方氏教杭學丞諸暨尹

嵊無曠日所至有能名於是知積善之有慶而詩書之效昭昭也元貞乙未濟民來京師泣謂予曰濟民不天先君大棄之以官事奪情且授選格有期不敢踰不敢稽今將南還遠卜日薄惟無以章往責來分杭學過從之好以銘請余辭不獲則為考其狀公性倜儻行信善蚤歲無怙奉太夫人孝事凡敬愛凡弟之子猶子其視族譜疏戚有疾病急難拯之由已里中歲儉計口贍其之病者藥之食之無靳色里中或蹈於非彝面折無隱

人亦弗忤理家嚴整歲時祀事甚虔虛庭廣甃雅潔不
塵莫年闢亭軒于所居東偏翼以名花佳木日與勝士
詩酒相從雖家事不堪視昔而故廬不燬於劫火鄰家
數十亦賴以存天俾終老鄉閭樂清窮勝所得亦既多
矣公諱詠仁字安叔其先自明之奉化徙台以子中第
恩授承務郎嘗贊浛海制置使幙府尋入史館紫溪其
自號曾祖友直祖士遜故宋廸功郎臨安府司戶叅軍
時丞相信國葉公銘其墓父大圭至元壬辰十月念五

日以疾終年七十三娶吴氏陳氏皆前卒子男二濟民承事郎再調杭州路於潜縣尹女二一適同里應試翁孫男一適越士王元實卜以今年十一月之壬申日葬其鄉之紫洞柱山余惟官不必達得鄉里稱善人可矣至若富而能貧没而有後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銘曰鄮因縣為氏春秋之後綿譜系家繇閩徙台詩書之脉深栽培義溥利博成材多麗澤有慶子儒科紫洞柱石永不磨

崇正靈悟凝和法師提點文學秋巖先生陳尊

師墓誌銘

余初入詞林與秋巖先生陳宜父為世外友其縱談三千年宇宙間事亹亹忘倦酒酣為詩文意生語應筆陳不能追有誦仙賀監風致高古處可追陶謝類非烟火食語今已矣夫遺文有沙漠藁秋巖藁西游藁朔方藁余承恩再入吳師成季以建康教授張君特舉詮次事狀請銘按狀師名義高宜父其字生於寶祐乙卯九月

幼頴悟年十二作賦日能十有七負笈四方以暢其學獨慕漢天師教走信之龍虎山拜今玄教大宗師志道弘教沖玄真人于上清正一宫真人器之命禮其孫李仁仲立本為師遂得道法且於儒業有進冠年著道士服至元丙子江南始附三十六代天師赴闕既還山而大宗師留中師至自龍虎山日左右之歲在辛巳裕宗皇帝撫軍詔以師從後七年戊子被璽書提點玉隆宫尋應召以宫事付其貳又三年晉王在潛邸追改晉封鎮朔

漠師悉從行皇上初禩大宗師所領大都崇真萬壽帨
拓加壯制授師崇正靈悟凝和法師本宫提點元貞初
史館纂修世祖皇帝實録下郡國訪求事蹟王邸巽師
文學嘉名以其事屬得編摩體明年冬復從王覲錫賚
甚渥大德改元王就國仍載之後車越二年請以其從
代得還至開平次桓州南道病增劇無言端坐而化時
乙亥六月二十有九日閩有隱君子自號曰漁隱於君
為考外氏歐曰澹菴耐軒皆負能詩聲學有淵源哉其

在朔方浩有歸志以漁隱君故痛不逮養猶幸得請力疾奔程遽爾霣越謂爲太上忘情則道未始去孝也大宗師命即其鄉塟漁隱君余謂晉許叔玄入道時一還家定省親既終後亦羽化師以之傳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宗師以之夫道本乎自然而虛心所以求道惟其然是以胷中無固滯學不勞而旁通百家用於致雷雨役鬼神於卜筮推步俱有大過人者蓋萬善由虛而集至於盡其所受於天而無得見亦虛而已神氣可忘

形骸可墮何身外物之足計哉師之輕財樂施固其餘事然則身不必壽為善不必名而有不朽者在弟子雲來相屬余以誠制授崇玄守正沖道法師鎮江路道錄紫府觀提點住持何恩榮吳全節制授沖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加沖素崇道玄德法師提點崇真萬壽宮成季也孫益謙馮道原季奕芳毛頴達夏文詠馮志廣薛廷鳳陳日新張嵩壽張必正上官與齡舒致祥張嗣房先是錢塘王壽衍一見脗合度以為徒制授靈妙真常

崇教法師杭州佑聖觀提點任持制授隆興路道録提點玉隆即師所舉代今襲其職歸葬龍虎時道于杭余嘗為文以酬則於銘不可以荒陋辭銘曰道匪可名儒斯能明集焉以虛充焉以盈坐而役鬼神顯而致雷霆麾斥八極模寫萬形信筆行墨而泉湧返觀内照而白生及乎叅叅數先吉凶葢洞究而咸精用於世而不罹世膠膠而獨冥冥一瓢為贅千金為輕夫是以勿嬰廼若生事死葬人子之大經知虧恩懐禮之非道則吾

所謂忌情九光前導八景迎翩翩隻鶴淩太清龍虎雲氣護祖塋去之千載視斯銘

體玄崇教安道法師洞霄宮住持提點郎尊師墓誌銘

余在詞林與玄教宗師張真人過從甚稔於南來黃冠師多所接識有能言洞霄之事縣纍歳甲戌逮至元甲申經刼灰者再其間興廢支傾栽培扶植頓還舊觀郎師之力居多暨余得告還里始識師篤厚樂易者也以

大德丁酉十一月五日蜕蓍裳其徒楊君清一叙師生平所歴及除遇兩朝光寵之盛而請銘於余辭不獲則為考其狀師諱如山字魯瞻自號一山世為餘杭望族高曾而下隱德不耀父必聞嘗階廸功郎里稱善人師其季子也生而慕尚不凡於方學有契甫七齡父命禮山中楊劉二先生為師卓然群兒間少長讀書敏悟年十四被冠褐十八任本宫之務所行不類年少者舊無異論宫為名山道流雲會先是租入薄贍衆𦍑不足知

宫事孫君請於縣官給祠部牒以其資買田陽羡既得
上腴復闢田萊為良疇植無窮之利是役也師躬督畚
鍤日衍月拓歲計以裕宋寶祐間官給建川田入宫蓋
當戚里所久據者官不能平其訟有識于宫相顧瑟縮
師毅然請行曉以理義豪家欽聽遂有其業年二十賜
紫衣總教大師主澉浦嶽祠龍德觀巳夘歲以衆舉充
通真齋高士崇真觀開山住持尋克浙西道判太一西
宫同都監前住持有獻宫田于官者師力訴其欺而舊

物以還至今賴焉乙酉陞本道道録洞霄宮提舉知宮
明年奉香入覲奉天語款密然非其宮事一不及拜大
護持寵命志蠲宮門租賦至渥也陞本道道教副提點
元貞初元欽被聖旨提點住持洞霄宮兼管本山諸宮
觀事明年宣命肆頒師自以暮景榮進欲入謝非筋力
所逮俾道録君詣闕下承恩勞問視昔有加不緣懇祈
特賜宮金衣一襲餘錫賚有差道録君亦欽受宣命為
杭州路道司盛事惟師聲望行輩積而後成宋内廷承

應非遴選不得與師表當時國朝金綺法服正一教惟
天師宗師得受賜而師衣被之凡皆同衣所不及其孝
義果敢尤出天性師祖凌君中年苦目青寢食動止皆
須人師於藥餌必躬至烹飪澣洒細事不以為憚歲時
歸奉二親志與口體咸極其養終喪哀毀盡禮宫田隷
常之宜興當乙亥冬鄉民倚農負租莫敢過而問師勇
往善處佃不敢逋既而夜渡太湖風起浪湧中流摧檣
失柁覆溺在俄傾舟人相顧失色師了無遽容惟以二

親年高為念風亦隨定不減謝安石浮海雅量羣從宴弱者咸使之有家前後塟不能舉之喪亡慮十數每慨兵火之餘有不得以考終及無後者比比設黃籙大齋按科普度凡八十名多肸蠁之應先是遊洞霄者自杭來凡三舍芻飯扉屨無可於資師捐私橐貫趙氏故第易建龍德通仙宮祝兩宮萬壽延四方衣冠之士道錄君實提點住持庭宇森爽花竹秀野至者如歸師晚厭塵喧將於此終老焉而數不能逃享年七十有三入道

六十臘生以乙酉十一月二十日塟以大德戊戌二月一日臨安縣靈鳳鄉棲真洞山之原其兆也師孫十人胡宗老范天祐章振文吴貴德胡仁方水丘浩然楊繼玄張舜申王之瑞常逢吉皆單傳余聞晉許君邁家世士族而不慕仕進又未忍違親即餘杭近地立精舍嘗曰山陰南至臨安多金堂石室之勝時一還家不廢定省與右軍諸賢為世外友其事畧與師同師則庶乎身被五福者矣銘曰洞天六六大滌一中有耆龎為時出

蚤吏世緣義而質事苟利公躬靡恤內行潔修威儀秩

冠年遇知在禁密晩歳際逢當今日金衣特賜恩光溢

二師之外罕其匹身章世守罔敢失嗟嗟年齡踰七衮

積豐報嗇理莫詰棲真洞山安且吉

杭州殊勝寺圓明通應禪師碑

世祖皇帝朝今御史中丞崔公以使事尋訪江南人物

言杭州殊勝寺因長老有異德聘不能致詔侍臣馳驛

趣入乃強起以至元二十三年秋赴闕下奉清問甚款

退就集賢院賜賚更蕃越五年告老還山辭情切至宣
授圓明通應禪師肆頒大護持寵命以榮其歸公卿大
夫名師宿徳設祖道都門外為一時盛事南還七年示
寂實大徳改元十月晦日也提點宗陽宫南谷杜君道
堅夙有陸修靜入蓮社雅致狀師之行率其徒以碑請
余惟外舅故户部侍郎浙西安撫使菊坡先生趙公與
師締方外交誼不得辭則為考其狀曰師姓俞氏名正
因杭之仁和金浦人生於宋嘉定癸酉五月二十五日

前一夕母徐夢天之西北風颺大黃幡極目無盡生而紫胞瓊質如蓮華捧足狀頷下黒子出數毫盈寸童年即能先事而知凡事不學自解年十五為人巳疾禦當輙驗少長不願有室辭親出俗先是季父守常學佛殊勝遂從之精修苦學務不至席三年故浙東安撫使趙公與弼為請祠部牒祝髮即常為師每懼局於聞見遊方叅請不憚勞時笑翁堪禪師道價傾動叢林師往育王禮焉翁始陽拒師趺坐選佛堂下牀竟夕不動凡再

閱月一夕定中聞霹靂聲覺則通體流汗如脫殼漏撫
掌大笑曰如是如是翁遂延入俾給侍左右咨受信具
故自號曰霹靂後駐錫湖州玉岡長慶禪寺分席演法
屈其座人初主徽州黄山祥符宋秀王諸孫蚤所賞識
至是治精舍雲水上延之侍郎公轉漕江東檄住建康
之保寧不就尋以父喪歸金浦迎母氏入寺以孝養終
日以諸善友究竟生死大事晚歲得蒲團三昧每禪定
往往累日寒巖枯木不暖而息存神游四外冥觀一切

事受知穆陵嘗拜號妙慈禪鑒賜紫衣當時宗藩戚畹下逮閭巷善信靡不皈嚮鐘魚聲相續世人稱為佛子杭既歸皇元職方氏始附之民生理未定師為粥食餓者日以千計久之扶老攜幼遠者亦來每歲中元設無遮會普資冥福師在集賢時當丁亥秋潦飢民視昨逾甚杭父老盻然覬師言還而未得請飛書勉其徒悉出衣鉢之資為續艱食前後二十餘年賴全活者甚衆既還山進諸弟子語之曰寺剏於唐始名最勝宋治平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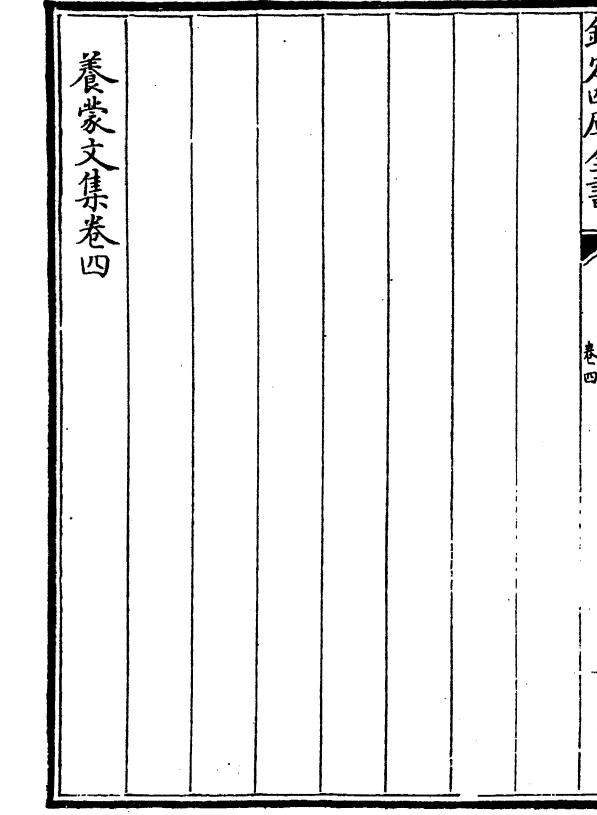
易今額自祖師來派別為四甲乙相承院事吾老矣山門營葺缺如傾囊倒囷非所靳將鳩工度料其相與亟圖之衆翕樂以聽各盡其力所至不數年殿閣屹峙若廡若堂湢咸改觀像設供䍐粲粲莊嚴師以為未足也營搆大殿于仁王閣後為國祈福官民樂聞相率成之初寺田不過二頃凡買地拓基及田歸常住者十一頃有半皆師生平所積信施其孫法性正心思聰幸康謹傳復能以所樁積披度田半頃之羸加多二頃檀那所

施又一頃半幸康獨指五頃為膏沐費今則阡陌相望
贍衆不止粗足若本派春秋祭祀及供佛飯僧則自有
田十九頃又不與此度門弟子百有餘僧先人故廬改
為蘭若命孫愚曉主之兒女適湯外孫亦為僧曰緣成
志立可謂動無不虛靜無不為者矣示病之日集大衆
付住山似玲而下十二人以後事戒毋乖毋侈毋以必
勤必精必完葺所未竟庶成吾志即後圃為塔俾全而
歸尅以二十七日入寂不期人之知也而聞於外行省

行院官入室問訊人事牽縈後三日乃化留偈云有心有法無心無法心法兩忘有無不立端坐如生緇素焚香作祀雲蒸霧溺者三晝夜以閏十二月二日庚申塟得壽八十五為僧六十一臘法語偈頌散在方外余不能為釋氏之說嘗聞之或問師教禪分合之旨荅曰禪言心教言法教以載禪禪以寓教二者不偏則心法顯明世尊正法眼藏迦葉尊者一笑而得展轉流傳至達磨西來後五百餘年笑翁得之一笑然則由迦葉以來

其間於道漸頓固難概論而傳必有宗如師言盖以笈
翁正傳自任也乃若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其神通足
以濟世利物似有合乎佛圖公者是豈空虚無用之謂
兩忌哉惟戒故定定故慧慧則八萬四千法門胥由此
出師亦古所謂天人師也耶銘詞曰師之生夢協休禎
如紅蓮玉嬰事不學而慈相天成師之戒愛根勿罫金
剛勿壊細入乎鍼芥大周乎沙界其内無外師之定不
情不性不垢亦不淨非動亦非静霹靂其應師之慧纖

塵不滯照覽無礙合精粗鉅細燭照數計師之壽八十
有五言行是顧其生也無瑕以永終譽於幽明廣度其
徒紛紛維功行是遵維堂構是新誨言諄諄維十有二
人豈伊十二人凡吾法所因吾身所親其授受則均植
而松筠蒨而荆榛與天地為春護此堅珉



養蒙文集卷四